考信錄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爲魯司寇上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家語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

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由司空爲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爲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爲宰二年始爲司空由司空乃爲司寇乎春秋傳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制非

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爲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謂四寸五寸云者謂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之語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與檀弓之文不類而治天下之語尤夸大非聖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葬之事據左傳在爲司寇時非爲司空時事而別五十之性云者語亦膚廓無實事可指然則家語所載皆出於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

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入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譏魯人固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爲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爲司空即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甚甚無聞如此且檀弓篇所記舛謬殊

多而此章所載曾子速貧速朽之語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則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爲宰爲司空又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

溝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

在左傳定公元年

孔子爲魯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寇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劉向新序云魯沈猶氏旦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惡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家語亦采此事而詞小異余按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假子產輩之所能為縱有之亦不足以為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廢刑則大亂之道也況於元惡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語此文本之荀子而韓詩外傳亦有之所載又與此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云云且

以季孫爲康子而不言孔子爲司寇則是其事固在自衛反魯後也詳玩其語蓋即論語如殺無道之問而傳之者過當若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而不自知嗚乎說經引古又烏可以不愼乎哉

家語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識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爲聖人重且其語殊鄙陋顯爲後人所撰故今不

取

附錄○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錄○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此事無作可考包氏云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識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某相（左傳定公十年）

世家云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見用未嘗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當會夾谷之時孔子不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年已聽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

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與其閾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况犂鉏狙詐之人尤不足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者乎且傳所謂相者謂相禮也非相國也相國者治一國之政相禮者但襄一時之禮與國政無涉也故魯季孫世秉國政而襄公如晉孟獻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晉韓宣子爲政而晉侯之享齊侯中行穆子相鄭子皮當國子產爲政而鄭伯

之朝晉侯公孫段相此蓋史記誤以相爲相國之相又因傳有犂彌欲以兵劫魯侯之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爲在國之謀而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會也曰經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耳蓋自昭公以前諸侯莫不事晉自召陵會後而晉衛以失諸侯故定公之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獨魯事晉如故不與諸侯之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再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而魯始與齊平

會于夾谷明年又與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魯
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之用孔子而與魯會哉
故今不載史記之文
世家又云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云云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余按
春秋諸侯之會皆以兵車唯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故孔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難之也况此時齊魯
新和猜嫌未釋定公必無以乘車往之理以傳考之魯

亦未嘗有左右司馬之官蓋史記因見穀梁傳中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之語而誤以傳者論孔子之言爲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馬止之之文遂附會而增具左右司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

視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同上

穀梁傳云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世家云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

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頗不雅馴疑左氏采之魯史穀梁氏則得之傳聞而撰爲文者要其意不相遠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者也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諸侯相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劒撥亦不可以云樂况魯君將爲所執孔子尚得命之爲樂乎所謂觀歸乎齊侯者乃孔子言時目視齊侯耳非謂萊人視也萊人受命刼會此何暇左右視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

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誅乎故

今從左傳而不從世家

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穀梁傳云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

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世家云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余按此即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蓋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而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不達其意而滋誤焉者也何者萊人之劫意將以懼魯也會畢之享言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欲何爲者幕下之舞罪之小

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劫魯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罰輕重之顛倒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柔而吐剛聖人必不如是且穀梁氏之意以爲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至家語則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復載左傳之語於盟後遂致一事而兩述之齊之樂人既斬於魯有司而復欲以樂事魯君不亦遠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

取

附錄○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春秋定公十年）

左傳云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穀梁傳云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罷會此下復有優施舞事乃云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世家云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云云乃歸所
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余按世家之文本之
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切不成何遂至於大
恐遽歸田以謝過即云爲義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
是且穀梁傳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夾谷退會
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
謂蓋爲此者爲會故乎爲鼓譟故乎爲司馬行法故乎
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知其所指耶惟左傳之文甚爲

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書於經恐亦出於附會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成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旣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鄆讙歸陰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皆在汶水之陽故傳前云反我汶陽之田後云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世家云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亦誤家語云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分以爲二又分龜與陰爲二邑則尤謬矣至

正義所云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

尤淺陋不足辨

年譜云五十歲遷司寇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

三歲爲大司寇余按年譜此文蓋見家語始誅篇首有

爲司寇攝行相事之語其後又有爲大司寇之文遂誤

分爲二官且并屬之於兩時耳不知司寇卽大司寇若

少司寇必加少以別之家語但襲古人成語用之非殊

之也以爲二官誤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攝朝政

哉今不取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年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經傳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誤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爲政者宋樂喜以司城鄭子產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爲政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旣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輔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晉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

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見陽貨主彌子況肯輔弗擾乎孟子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爲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旣身爲亂賊矣安肯討人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慶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

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能爲東周邪夫費彈丸地耳其民素服屬於季氏必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郈與成之叛皆請墮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爲東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聖人之謙也如是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戰國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爲東周乎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

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讎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

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

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郈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

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

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

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

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

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凡夫末之云者歷聘諸侯

而不遇之詞也今孔子但嘗至齊耳尚未適衛適宋適

陳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未之也耶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

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者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盡諸本所同者必當日之本其此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别而舜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語不倫者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

者然又如近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爲一書皆時學者以其官尊宦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漢書張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二人皆傳齊論者采獲所安又云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

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龔奮常[illegible]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況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於經傳而此章與佛肸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議已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

傳經者不知其僞而誤增之而焉又誤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籍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輯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靈之不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

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已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淸而孔子爲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無可無不可耳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爲無害者哉至於衞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

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大經大法聖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雖甚盛德亦必有所不爲故舜必不臣堯周公必不代成王踐阼孔子必不從弗擾佛肸以叛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蘇代以滅燕矣再盛於西漢之季說經者牽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

莽踐帝位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歆殷仲文之屬爭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口於無可無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即此亦足以見其爲僞托矣此乃聖人行事大節之所關非小小者比故

余不揣固陋不顧非笑而爲之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此二事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按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齊

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子路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故並次之於此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傳

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疏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其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擯詔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至於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舜禹正考父皆不樂以其貴下人者乎又

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魯所云十四年行攝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錄說並見後季桓條下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或作澤又作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眾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

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狃微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識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竝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況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

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況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傳乙子產誅史何援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晝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熒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嘗傳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錄○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篇

此二條無年可考然皆當在爲魯司寇之時故附次於此

附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爲政篇）

此亦無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幾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歸未久而懿子卒惟爲司寇之時同朝相見爲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

存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不稅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而論語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與孟子所稱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及遲遲吾行之語若相悖者且春秋於歸俘歸賵歸禭之事無一不書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並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

是篇雜發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
不稅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
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
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
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乃
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此蓋因論語之

言而附會爲之者其謀與秦穆公間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漢以後詐僞人之所爲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紀春秋時絕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載定公十年犂鉏已有會用孔子其勢危齊之語既有沮之之方彼時何不用之乃爲會於夾谷是年齊歸汶陽之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犂鉏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已以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犂鉏之謀乎詳世家之文

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皆戰國策士之所

僞撰故今皆不取說并見前夾谷條下

附論○孔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并

史記魯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

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郈墮費公羊傳云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孟

子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卽此夏墮郈墮費之時旣云三

月不違則三月以後魯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閒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十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

附錄○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圍成之事在去魯前緣其以去魯爲十

四年故也今去魯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而春秋書圍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則其在去魯之後無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圍之弗克而遂置之輕舉妄動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爲不待辨而明者故附錄於去魯之後

史記孔子世家攝相去魯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雖未合要其時不甚久也年譜則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

云云遂適衞是謂孔子攝政已歷五年矣余按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明孔子見用未嘗至於一年也若果攝政五年不可謂不久矣孔子何以言無用已者乎其說更䟽於世家且與孟子所稱見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適衞

按孟子謂孔子不悅於魯衞是去魯後卽適衞也史記世家年表皆言自魯適衞與孟子合故次適衞於去魯

之後

於衛主顏讎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按孟子作顏讎由世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壻而誤也今不從

附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篇

此似初至衛時之言故附次於此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世家云衞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按春秋傳秦鍼楚比之屬皆以班爵各受應得之祿世家所云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馴今不取

附錄○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篇

按王孫賈見於論語春秋傳者皆在靈公之世故附次
於此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假一出一入
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
乎衛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見南子之事余按論語孔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
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所謂際可蓋即禮貌盛

衰之義孔子去衞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獲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適陳則適陳耳匡在衞南過匡可也蒲在衞西過蒲何爲卒不適陳月餘而反乎衞又何爲乎孫林父將作亂先謁之蘧伯玉伯玉從近關出時魯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爲其鄉所重抑此當不下四十歲下至魯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當百餘歲矣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

然使伯玉果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魯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復見於傳又不容晚節竟無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則孔子適衛之時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衛之大夫莫有賢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讎由既主讎由矣在外月餘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將謂與讎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蓋論語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語

故史記妄意孔子嘗主伯玉又因其與孟子不合故爲去衞復返之說以兩全之而不知其誤也余謂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時其平日或嘗一見或兩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强爲之說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畏匡條下

存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也（論語雍也篇）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衞靈公

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猶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自晉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欒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

巧矣然文義則牽强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衞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或又以南子爲南蒯南蒯固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

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鈌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

必曲爲之解也說並見前璺費及後佛肸論語條下

世家見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余按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無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但衰而已孔子

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且孔子旣去衛而適陳矣居陳三歲無故而復適衛何邪豈困於陳而遂忘前此之辱邪與其復來則何如前日之不去之爲愈邪使靈公又辱孔子孔子當何以處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錄而桓魋之難貞子之主悉載之

問陳之後詳見後際可條下

世家云孔子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

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云云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經云衛公叔戍來奔傳云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而世家以去衛爲定公卒之歲又居陳三歲而後過蒲則公叔戍之亡也久矣蒲既畔衛孔子何難紆道避之乃輕入險地以自取禍況蒲在衛西陳在衛南自陳來不由蒲也孔子過蒲何爲焉要盟神固不聽

然旣許之甫出而卽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爲耶蒲衞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僞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世家載之自蒲適衞之後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汚然未

有恃其不能汚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白非佛肸之所能磨湼則彌子瑕環癰疽亦豈獨能磨湼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故不磷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則斷不可
昔有人蓄玉環古劍各一有崑崙奴能沒水取物皆愛之謂之三寶每涉江湖必投環劍水中使奴取之以爲笑樂嘗過洞庭投之奴沒而出泣曰環劍已陷驪龍項下不可取矣固强之并并奴溺

爲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嘗試之者未有不爲驪龍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磷且緇矣尚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按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

年晉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圍邯鄲邯鄲降齊國夏納荀寅於柏人五年春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四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詆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狃嘗畔魯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肸嘗畔晉則

又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橫議者固不足怪獨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談性命細摘章句竟無一人降心究考肯爲我先師孔子辨其誣者良可嘆也惟漢王充論衡獨以往應佛肸公山之召爲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誣反譏聖人之有遺行則其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予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猶委曲而誣之曰欲往聖賢處世將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猶不敢公

然代自其無欲往之心儒者之於聖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於孔子之前則曰子如不言曰願聞子之志曰子將奚先不曰夫子也稱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而已蓋皆戰國時人之所僞撰非門弟子

所記吾不知後世讀論語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與不狃之召皆削之不書且爲之辨餘見前墮費條下

附錄○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世家載此事於靈公之世佛肸既召之後今按經無明文可考則未知其爲靈公之世與孝公之世與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靈公

之世爲宜始從世世家附之於此

世家於摯磬之後載學琴於師襄一事今按論語大師摯章有摯磬襄先儒皆以爲魯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則以摯等八人爲魯人者近是孔子不常學之於衛也聖人固無常師然學琴當在少年時在齊聞韶聖人之於樂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摯之屬孔子反魯之後摯方在官則襄於孔

予似爲後起褻之琴恐不足爲孔子師也此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之語皆不雅馴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大不類蓋皆後人所託今不敢載

世家於學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云云乃

還而反乎衛此後乃有問陳之事余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衛侯捘其手及脫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萇弘弱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釀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至實鳴犢舜華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惡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爲臨河而遽返邪晉大夫之見於傳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趙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鐸郵無恤之倫皆得以其才

見于傳兩人果賢大夫傳記何爲悉遺之乎且鞅衛之仇讐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則亦有賓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讐于義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復返乎衛不知何以對靈公靈公亦安能待之如舊邪佛肸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復反乎衛其仇與叛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托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錄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衞靈篇）

此事與春秋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辭或以為靈公或以為文子耳但此乃論語之文而彼僅見於左傳又無他書可以證其孰誤未敢據彼而廢此故兩存之說並見後孔文條下

備覽○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此文與孟子際可之義合疑衛靈禮貌漸衰故孔子見幾而作亦不專因於問陳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聖人去衛之故固有人不能盡知者故附次于此

附論○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

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蒲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

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旣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竇鳴犢舜華之

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
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
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
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
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
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
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

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即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

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餘已詳前數條

年譜誤以孔子自衛適陳之後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與世家同而其文尤煩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衛去衛之年亦與世家逈異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觀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曉既無所本考之時勢亦俱不合蓋年譜之作實本於世家而故稍竄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别有所據者然較之世家尤不足信